

〔明〕施耐庵 著 〔清〕金圣叹 批评

金圣叹批评本

水滸傳

下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〔明〕施耐庵 著 〔清〕金圣叹 批评 陆林 校点

金圣叹批评本

水滸

下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

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

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，写宋江最难。故读此一部书者，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，读宋江传最难也。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，皆直笔也，好即真好，劣即真劣。若写宋江则不然，骤读之而全好，再读之而好劣相半，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，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。夫读宋江一传，而至于再，而至于又再，而至于又卒，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，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！然吾又谓由全好之宋江而读至于全劣也犹易，由全劣之宋江而写至于全好也实难。乃今读其传，迹其言行，抑何寸寸而求之，莫不宛然忠信笃敬君子也？篇则无累于篇耳，节则无累于节耳，句则无累于句耳，字则无累于字耳。虽然，诚如是者，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？《史》不然乎？记汉武，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，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，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。呜呼！稗官亦与正史同法，岂易作战？岂易作战！

话说当时宋太公，撮个梯子上墙来看时，只见火把丛中约有一百余人。当头两个，便是郓城县新参的都头，却是弟兄两个：一个叫做赵能，一个叫做赵得。两个便叫道：“宋太公，你若是晓事的，便把儿子宋江献将出来，我们自将就他。若是不教他出官时，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！”宋太公道：“宋江几时回来？”赵能道：“你便休胡说！有人在村口，见他从张社长家店里吃了酒归来，亦有人跟到这里。添一句，好。你如何赖得过？”宋江在梯子边说道：“父亲，你和他论甚口！孩儿便挺身出官也不妨：县里府上都有相识，况已经赦宥的事了，必当减罪。求告这厮们做甚么？赵家那厮是个刁徒，如今暴得做个都头，知道甚么义理！”“暴”字妙，骂世不尽。他又和孩儿没人情，空自求他。”宋太公哭道：“是我苦了孩儿！”宋江道：“父亲休烦恼，官司见了，到是有幸。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，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，打在网里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？于清风山收罗花荣、秦明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及燕顺等三人，纷纷入水泊者，复是何人？方得死父赚转，便将生死热瞒。作者正深写宋江权诈，乃至忍于欺其至亲。而自来读者皆叹宋江忠孝，真不善读书人也！便断配在他州外府，也须有程限。日后归来，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。”宋太公道：“既是孩儿恁的说时，我自来上下使用，买个好去处。”

宋江便上梯来叫道：“你们且不要闹，我的罪犯今已赦宥，定是不死。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，少叙三杯，明日一同见官。”赵能道：“你休使见识赚我入来！”丑。宋江道：“我如何连累父亲、兄弟？你们只顾进家里来。”宋江便下梯子来，开了庄门，请两个都头到庄里堂上坐下。连夜杀鸡宰鹅，置酒相待。那一百土兵人等，都与酒食管待，送些钱物之类；取二十两花银，把来送与两位都头做“好看钱”。只三个字，便胜过一篇《钱神论》。○人之所以必要钱者，以钱能使人“好看”也。人以钱为命，而亦有时以钱与人者，既要好看，便不复顾钱也。乃世又有守钱成窖，而不要好看者，斯又一类也矣。当夜两个都头就在庄上歇了。次早五更，同到县前；等待天明解到县里来时，知县才出升堂。只见都头赵能、赵得押解宋江出官，知县时文彬见了大喜，责令宋江供状。当下宋江一笔供招：“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贖到阎婆惜为妾。为因不良，一时恃酒争论斗殴，致被误杀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。今蒙缉捕到官，取勘前情，所供甘罪无词。”知县看罢，且叫收禁牢里监候。

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，谁不爱惜他？都替他去知县处告说讨饶，备说宋江平日的好处。知县自心里也有八分开豁他；数语皆为迭配作地，不重在写宋江生平。当时依准了供状，免上长枷手杻，只散禁在牢里。宋太公自来买上告下，使用钱帛。那时阎婆已自身故了半年，没了苦主；这张三又没了粉头，不来做甚冤家。无笔不到。○若非此二语，便将必入宋江死罪，瘦死郓城狱耶？算来不如放他迭配出去，再生出事来，使读者欢喜。故当省即省，乃文家妙诀也。县里叠成文案，待六十日限满，结解上济州听断。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，赦前恩宥之事，已成减罪，把宋江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牢城。本州官吏亦有认得宋江的，一句。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，二句。名唤做断杖刺配，又无苦主执证，三句。众人维持下来，都不甚深重。当厅带上行枷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两个防送公人，无非是张千、李万。三字妙。可见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，愚夫则必谓真有其事。

当下两个公人领了公文，监押宋江到州衙前。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

那里等候，置酒管待两个公人，赏发了些银两。教宋江换了衣服，打拴了包裹，穿上麻鞋。宋太公唤宋江到僻静处，叮嘱道：“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，鱼米之乡，特地使钱买将那里去。你可宽心守耐，我自使四郎来望你。因少不得。盘缠有便人，常常寄来。你如今此去，正从梁山泊过。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，切不可依随他，教人骂做不忠不孝。此一节，牢记于心。屡申此言，深表宋江不孝之子，不肯终受厥考之教也。○观其前聚清风山，后吟浔阳楼，当信此言不谬。孩儿，路上慢慢地去。天可怜见，早得回来，父子团圆，兄弟完聚！”宋江洒泪拜辞了父亲，洒泪。兄弟宋清送一程路。宋江临别时，嘱咐兄弟道：“我此去不要你们忧心。只有父亲年纪高大，我又累被官司缠扰，背井离乡而去。兄弟，你早晚只在家侍奉，休要为我到江州来，弃掷父亲，无人看顾。太公许四郎来，此是人情、文情两所必至。然于后文，来则费笔，不来又疑漏笔。不如便于此处，随手放倒，省却无数心机也。我自江湖上相识多，见的那一个不相助？盘缠自有对付处。天若见怜，有一日归来也。”宋清洒泪拜辞了，父前子洒泪，兄前弟洒泪，写得秩秩然。自回家中去侍奉父亲宋太公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宋江和两个公人上路。那张千、李万已得了宋江银两，又因他是个好汉，因此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。三个人上路行了一日，到晚投客店安歇了；打火做些饭吃，又买些酒肉请两个公人。宋江对他说道：“实不瞒你两个说：我们今日此去，正从梁山泊边过。山寨上有几个好汉，闻我的名字，怕他下山来夺我，枉惊了你们。我和你两个明日早起些，只拣小路里过去，宁可多走几里不妨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你不说，俺们如何得知？我等自认得小路过去，定不得撞着他们。”当夜计议定了。次日，起个五更来打火。两个公人和宋江离了客店，只从小路里走。约莫也走了三十里路，只见前面山坡背后，转出一伙人来。宋江看了，只叫得苦。四字两写，击应为奇。来的不是别人，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，全泊头领分路等候，而撞着宋江独是刘唐者，言刘唐则众人见，言他人则刘唐不见。此固史氏之法也。将领着三五十人，便来杀那两个公人。这张千、李万唬做一堆儿跪在地下。宋江叫道：“兄弟！你要杀谁？”刘唐道：“哥哥，不杀了这两个男女，等甚么！”宋江道：“不要你污了手，把刀来我杀便了。”笔墨狡狴，令人莫测其故。两个人只叫得苦。与上击应。

刘唐把刀递与宋江，妙。宋江接过，妙。○此等处，写出宋江权术。问刘唐道：“你杀公人何意？”刘唐答道：“奉山上哥哥将令，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吃官司，直要来郓城县劫牢，却知道哥哥不曾在牢里，不曾受苦。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，只怕路上错了路头，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，迎接哥哥，补文中之所无。便请上山。这两个公人不杀了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，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。其言甚正。然作者特书之于清风起行之后，吟反诗之前，殆所以深明宋江之权诈耶？若是如此来挟我，只是逼宋江性命，我自不如死了！”把刀望喉下自刎。看他假，此其所以为宋江也。○立意原本忠孝，是宋江好处；处处以权诈行其忠孝，是宋江不好处。刘唐慌忙攀住胳膊道：“哥哥，且慢慢地商量！”就手里夺了刀。自刎之假，不如夺刀之真。然真者终为小卒，假者终为大王。世事如此，何可胜叹！宋江道：“你弟兄们若是可怜见宋江时，容我去江州牢城，听候限满回来，那时

却待与你们相会。”刘唐道：“哥哥这话，小弟不敢主张。是。前面大路上，有军师吴学究同花知寨在那里专等，迎迓哥哥，二人迎。容小弟着小较请来商议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只是这句话，由你们怎地商量。”

小喽啰去报不多时，只见吴用、花荣两骑马在前，后面数十骑马跟着，飞到面前。下马叙礼罢，花荣便道：“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？”花荣真。宋江道：“贤弟，是甚么话！此是国家法度，如何敢擅动！”宋江假。○于知己兄弟面前偏说此话，于李家店、穆家庄偏又不然，写尽宋江丑态。吴学究笑道：“我知兄长的意了。这个容易，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。写宋江假杀，出不得吴用圈套。看他只一“笑”字，便已算定不是今日之事。晁头领多时不曾得与仁兄相会，今次也正要和兄长说几句心腹的话。略请到山寨少叙片时，便送登程。”看他便笼罩宋江。宋江听了道：“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。”看他也笼罩吴用。○写两人互用权术相加，真是出色妙笔。扶起两个公人来，宋江道：“要他两个放心：宁可我死，不可害他。”看他写宋江一片假。○既许不留，则定不害二人矣。偏是宋江便要再说一句，写得权诈人如镜。两个公人道：“全靠押司救命！”

一行人都离了大路，来到芦苇岸边，已有船只在彼。当时载过山前大路，却把山轿教人抬了，直到断金亭上歇了。叫小喽啰四下里去请众头领都来聚会，妙笔。迎接上山，到聚义厅上相见。晁盖谢道：“自从郟城救了性命，兄弟们到此，无日不想大恩。前者又蒙引荐诸位豪杰上山，光辉草寨，恩报无门！”宋江答道：“小可自从别后，杀死淫妇，逃在江湖上，去了年半。本欲上山相探兄长一面，偶然村店里遇得石勇，捎寄家书，只说父亲弃世。不想却是父亲恐怕宋江随众好汉入伙去了，因此写书来唤我回家。虽然明吃官司，多得上下之人看觑，不曾重伤。今配江州，亦是好处。适蒙呼唤，不敢不至。今来既见了尊颜，奈我限期相逼，不敢久住，只此告辞。”前聚清风，后吟反诗，抑又何也？晁盖道：“直如此忙？骂得假人妙。且请少坐！”两个中间坐了。宋江便叫两个公人只在交椅后坐，与他寸步不离。看他写宋江假。○便不要害公人，亦何至于如此？偏是假人，偏在人面前做张致，写得真是如镜。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，分两行坐下，小头目一面斟酒。先是晁盖把盏了，向后军师吴学究、公孙胜起，至白胜把盏下来。

酒至数巡，宋江起身相谢道：“足见弟兄们相爱之情！宋江是个得罪囚人，不敢久停，只此告辞。”只要问前聚清风、后吟反诗，何也？晁盖道：“仁兄，直如此见怪！骂得假人妙。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，多与他些金银，发付他回去，只说我梁山泊抢掳了去，不到得治罪于他。”宋江道：“兄这话休题！这等不是抬举宋江，明明的是苦我。家中上有老父在堂，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，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，负累了他？前者一时乘兴，与众位来相投。写他自解。○试问天下后世，此语还为前一篇解得否？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，指引回家。父亲说出这个缘故，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，急断配出来，又频频嘱咐。临行之时，又千叮万嘱，教我休为快乐，苦害家中，免累老父惶悚。因此，父亲明明训教宋江，小可不争随顺了，便是上逆天理，下违父教。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，虽生何益？如不肯放宋江下山，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便拜倒在地。极写宋江权术，何也？忠孝之性，生于心，发于色，诚不可夺。虽用三军夺一匹



夫而不可得也，如之何其至于哭乎？哭者，人生畅遂之情，非此时之所得来也。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一齐扶起，众人道：“既是哥哥坚意要往江州，今日且请宽心住一日，明日早送下山。”三回五次留得宋江，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。教去了枷，也不肯除，再写一句，与后对看。只和两个公人同起同坐。

当晚住了一夜。次日早起来，坚心要行。吴学究道：“兄长听禀：看吴用更不留，可谓惟贼知贼。○写吴、宋两人权诈相当处，几有曹、杨之忌。吴用有个至爱相识，见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，姓戴，名宗，本处人称为‘戴院长’。为他有道术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人都唤他做‘神行太保’。此人十分仗义疏财。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，与兄长去。到彼时，可和本人做个相识。但有甚事，可教众兄弟知道。”众头领挽留不住，安排筵宴送行，取出一盘金银，送与宋江，为揭阳岭作引。又将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公人。就与宋江挑了包裹，都送下山来，一个个都作别了。吴学究和花荣直送过渡，到大路二十里外，二人送。○迎宋江用吴用、花荣者，花荣与宋江最昵，盖是以情招之，冀其必来也；然又算到宋江假人，未必为情所动，则必须又用吴用以智胜之；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。送时又用二人者，迎既有之，送亦必然，此作者所以自成其章法也。乃俗子无赖，忽因此文便向日捏撮成吴用、花荣与宋江同死之文，为之欲呕而死也。众头领回上山去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来。那个公人见了山寨里许多人马，一句。众头领一个个都拜宋江，一句。又得他那里若干银两，一句。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。三个人在路约行了半月之上，早来到一个去处，望见前面一座高岭。两个公人说道：“好了，过得这条揭阳岭，便是浔阳江。到江州却是水路，相去不远。”宋江道：“天色暄暖，趁早走过岭去，寻个宿头。”公人道：“押司说得是。”三个人厮赶着奔过岭来。行了半日，巴过岭头，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，背靠颠崖，门临怪树，前后都是草房。去那树阴之下，挑出一个酒帘儿来。画出阴惨。宋江见了，心中欢喜，便与公人道：“我们肚里正饥渴哩，原来这岭上有个酒店，我们且买碗酒吃再走。”

三个人入酒店来，两个公人把行李歇了，将水火棍靠在壁上。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，宋江下首坐了。半个时辰不见一个人出来，置之死地而又生，是必天然有以生之，故妙也。宋江入酒店，坐下半个时辰，不见人出来，早已先明火家不在矣。使无此句，而但于后云等男女不见归，岂不同《西游》捏撮耶？宋江叫道：“怎地不见有主人家？”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来也！来也！”侧首屋下，走出一个大汉来：赤色虬须，红丝虎眼；头上一顶破头巾，身穿一领布背心，露着两臂，下面围一条布手巾。看着宋江三个人，唱个喏，画出阴惨。道：“客人，打多少酒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们走得肚饥，你这里有甚么肉卖？”那人道：“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你先切二斤熟牛肉来，打一角酒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客人，休怪说：我这里岭上卖酒，只是先交了钱，好。方才吃酒。”宋江道：“倒是先还了钱吃酒，我也喜欢。等我先取银子与你。”宋江便去打开包裹，取出些碎银子。那人立在侧边偷眼瞧着，好。见他包裹沉重，有些油水，心内自有八分欢喜。接了宋江的银子，便去里面舀一桶酒，切一盘牛肉出来，放下三只大碗、三双箸，一面筛酒。

三个人一头吃，一面口里说道：“如今江湖上歹人多，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：酒

肉里下了蒙汗药，麻翻了，劫了财物，人肉把来做馒头馅子。我只是不信，那里有这话？”好。那卖酒的人笑道：“你三个说了，不要吃，我这酒和肉里面都有了麻药。”好。宋江笑道：“这个大哥，瞧见我们说着麻药，便来取笑。”好。两个公人道：“大哥，热吃一碗也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们要热吃，我便将去烫来。”那人烫热了，将来筛做三碗。正是饥渴之中，酒肉到口，如何不吃？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，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，口角边流下涎水来，你揪我扯，望后便倒。宋江跳起来道：“你两个怎地吃得一碗，便恁醉了？”向前来扶他，三个人，偏留一个人再作一纵。不觉自家也头晕眼花，“扑”地倒了。光着眼，都面面厮觑，麻木了，动弹不得。酒店里那人道：“惭愧！好几日没买卖，今日天送这三头行货来与我！”先把宋江倒拖了，入去山岩边人肉作房里，放在剥人凳上；宋江奈何！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。奈何！那人再来，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后屋内，解开看时，都是金银。那人自道：“我开了许多年酒店，不曾遇着这等一个囚徒！不知其人，视其物亦可以动心矣。偏不转笔，偏能再生出事来。量这等一个罪人，怎地有许多财物？却不是从天降下，赐与我的！”

那人看罢包裹，却再包了，且去门前望几个火家归来开剥。立在门前看了一回，不见一个男女归来。读者无不知赖有此句，宋江当得不死，而殊不知宋江之不死，非不死于此句，早已不死于并无一人出来句也。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。陡接奇文，有怪峰飞来之势。那人却认得，慌忙迎接道：“大哥那里去来？”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：便分主使。“我们特地上岭来接一个人，奇绝。料道是来的程途、一。日期二。了。我每日出来，只在岭下等候，不见到，正不知在那里担阁了。”远不千里，近只目前，读之绝倒。那人道：“大哥却是等谁？”那大汉道：“等个奢遮的好男子。”即所谓只等“一个囚徒”也。那人问道：“甚么奢遮的好男子？”那大汉答道：“你敢也闻他的大名？捎带妙绝。○岂惟闻名，实乃见面。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。”那人道：“莫不是江湖上说的，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？”写得遐邇僻澁无不贯耳。那大汉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他却因甚打这里过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我本不知。妙。近日有个相识从济州来，说道郓城县宋押司宋江，不知为甚么事，妙。○我本不知，知之相识，乃相识亦复不知，活写出传闻异辞来。发在济州府，断配江州牢城。我料想他必从这里过来，别处又无路。他在郓城县时，我尚且要去和他厮会，今次正从这里经过，如何不结识他？写得笔墨淋漓，病夫闻之，皆欲奋发。因此在岭下连日等候，接了他四五日，恰表出山泊一番来。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。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信步踱上山岭，来你这里买碗酒吃，就望你一望。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？”忽然将说话闲闲说开去，妙绝。不然，便像特特飞奔上岭来救宋江矣。○虽是闲闲说开，然末句仍带定话脚，松急都有其妙。那人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。今日谢天地，捉得三个行货，又有些东西。”那大汉慌忙问道：“三个甚样人？”“慌忙”妙。○看他写一个慌忙张致，一个慢条斯里，笔笔入妙。那人道：“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。”非是那汉慢条斯里，亦为不如此，不足以衬起大汉之慌故也。那汉失惊道：“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？”“失惊”妙。○传说宋江，并传说其“黑矮”，名士真有如此。那人应道：“真个不十分长大，面貌紫棠色。”绝倒。那大汉连忙问道：“不曾动手么？”“连忙”妙。○看他用“慌忙”字、“失惊”字、“连忙”字，声情俱有。



那人答道：“方才拖进作房去，等火家未回，不曾开剥。”至此还说出“开剥”二字，绝倒。那大汉道：“等我认他一认。”写至此句，有骏马下坡之势矣。入下忽又用认不得句，陡然一收，笔法奇拗不可言。

当下四个人进山岩边人肉作房里，只见剥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两个公人，颠倒头放在地下。那大汉看见宋江，却又不认得；拗文妙笔。相他脸上金印，又不分晓。拗文妙笔。没可寻思处，猛想起道：“且取公人的包裹来，我看他公文便知。”绝处逢生，灵变之极。那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去房里取过公人的包裹打开，见了一锭大银，又有若干散碎银两。无端写来，便成绝倒。○为是宋江，不得不救耳。不然，满眼如此物，胡可以忍耶？解开文书袋来，看了差批，众人只叫得：“惭愧！”那大汉便道：“天使令我今日上岭来，早是不曾动手，争些儿误了我哥哥性命！”那大汉便叫那人：“快讨解药来，先救起我哥哥。”那人也慌了，半日写那人如醉梦相似者，所以衬起大汉也；此处写那人“也慌”者，所以开释那人也。连忙调了解药，便和那大汉去作房里，先开了枷，前花荣要开，宋江不肯；此李立私开，宋江不问；皆作者笔法严冷处。○或解云：此处宋江未醒，安得责其不问？不知我不责其作房开时，我正责其出门带时也。扶将起来，把这解药灌将下去。四个人将宋江扛出前面客位里，四个人自扛宋江，火家归来扛公人，有轻重贵贱之分。那大汉扶着，渐渐醒来。光着眼，看了众人立在面前，又不认得。画出初醒时。只见那大汉，教两个兄弟扶住了宋江，纳头便拜。宋江问道：“是谁？我不是梦中么？”写宋江既不答，又不扶，妙绝，画出初醒时也。只见卖酒的那人也拜。妙。宋江道：“这里正是那里？不敢动问二位高姓？”写宋江只是动不得，妙绝。

那大汉道：“小弟姓李，名俊，祖贯庐州人氏。专在扬子江中撑船艄公为生，能识水性，人都呼小弟做‘混江龙’李俊便是。这个卖酒的，是此间揭阳岭人，只靠做私商道路，人尽呼他做‘催命判官’李立。这两个兄弟，是此间浔阳江边人，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，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。大江中伏得水，驾得船。是弟兄两个：一个唤做‘出洞蛟’童威，一个叫做‘翻江蜃’童猛。”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。只是答不得，扶不得，妙绝。○凡三段写拜，乃其妙处恰在无文字处，盖文字之难知如此。

宋江问道：“却才麻翻了宋江，如何却知我姓名？”真要问。李俊道：“小弟有个相识，近日做买卖，从济州回来，说起哥哥大名，为事发在江州牢城。李俊往常思念，只要去贵县拜识哥哥。只为缘分浅薄，不能够去。今闻仁兄来江州，必从这里经过。小弟连连在岭下等接仁兄，五七日了，不见来。今日无心，天幸使令李俊同两个弟兄上岭来，就买杯酒吃，遇见李立，说将起来。因此小弟大惊，慌忙去作房里看了，却又不认得哥哥。猛可思量起来，取讨公文看了，才知道是哥哥。不敢拜问仁兄：闻知在郓城县做押司，不知为何事配来江州？”应前“不知为甚事”句。宋江把这杀了阎婆惜，直至石勇村店寄书，回家事发，今次配来江州，备细说了一遍，四人称叹不已。李立道：“哥哥何不只在此间住了，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？”宋江答道：“梁山泊苦死相留，我尚兀自不肯住，恐怕连累家中老父，看他处处自说孝义，真是丑极。○纯孝不在口说。以口说求得孝子之名，甚矣宋江衣钵之满天下也。此间如何住得？”李俊道：“哥哥义士，必不肯胡行。特书此一句，与前吴用击映。盖李俊不留，乃真信宋江；吴用不留，只是猜破宋江也。你快救起那两个公人

来。”李立连忙叫了火家，已都归来了。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里来，把解药灌将下去，救得两个公人起来，面面相觑道：“我们想是行路辛苦，恁地容易得醉！”众人听了都笑。

当晚李立置酒管待众人，在家里过了一夜。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，送出包裹，还了宋江并两个公人。当时相别了，宋江自和李俊、童威、童猛、两个公人下岭来，径到李俊家歇下。置备酒食，殷勤相待，结拜宋江为兄，留住家里。过了数日，宋江要行，李俊留不住，取些银两赍发两个公人。宋江再带上行枷，朝廷法度擅动，宋江不问，何也？收拾了包裹行李，辞别李俊、童威、童猛，离了揭阳岭下，取路望江州来。

三个人行了半日，早是未牌时分。行到一个去处，只见人烟簇集，市井喧哗。正来到市镇上，只见那里一伙人围住着看。宋江分开人丛，挨入去看时，却原来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。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，看他使了一回枪棒。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枪棒，又使了一回拳。宋江喝采道：“好枪棒拳脚！”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，口里开科道：画。“小人远方来的人，投贵地特来就事。虽无惊人的本事，全靠恩官作成。远处夸称，近方卖弄。如要筋骨膏药，当下取赎；如不用膏药，可烦赐些银两铜钱赍发，休教空过了。”那教头把盘子掠了一遭，没一个出钱与他。画。那汉又道：“看官高抬贵手。”又掠了一遭，众人都白着眼看，又没一个出钱赏他。画。

宋江见他惶恐，掠了两遭，没人出钱，便叫公人取出五两银子来。一路写宋江都从银钱上出色，深表宋江无他好处，盖作泥中有刺之笔也。宋江叫道：“教头，我是个犯罪的人，没甚与你。这五两白银，权表薄意，休嫌轻微。”那汉子得了这五两白银，托在手里，便收科道：“恁地一个有名的揭阳镇上，没一个晓事的好汉，抬举咱家！实是恶。难得这位恩官，本身见自为事在官，又是过往此间，恶。颠倒赍发五两白银。正是‘当年却笑郑元和，只向青楼买笑歌。恶。惯使不论家豪富，风流不在着衣多。恶。’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五十两。恶。自家拜揖。愿求恩官高姓大名，使小人天下传扬！恶。”宋江答道：“教师，量这些东西，直得几多？不须致谢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人丛里一条大汉分开人众，抢近前来，大喝道：奇文突兀。“兀那厮！是甚么鸟汉，那里来的囚徒，敢来灭俺揭阳镇上威风！”掬着双拳，来打宋江。不因此起相争，有分教：浔阳江上，聚数筹揽海苍龙；梁山泊中，添一伙爬山猛虎。毕竟那汉为甚么要打宋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



此书写一百七人，都有一百七人行径心地，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权诈不定者也。其结识天下好汉也，初无青天之旷荡，明月之皎洁，春雨之太和，夏霆之径直，惟一银子而已矣。以银子为之张本，而于是自言孝父母，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？自言敬天地，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？自言尊朝廷，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？自言惜朋友，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？呜呼！天下之人，而至于惟银子是爱，而不觉出其根底，尽为宋江所窥，因而并其性格，亦遂尽为宋江之所提起放倒、阴变阳易，是固天下之人之丑事。然宋江以区区猾吏，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，而遂欲自称于世为孝义黑三，以阴谋他日晁盖之一席。此其丑事，又曷可耐乎？作者深恶世间每有如是之人，于是旁借宋江，特为立传，而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，盖是诛心之笔也。

天下之人，莫不自亲于宋江。然而亲之至者，花荣其尤著也。然则花荣迎之，宋江宜无不来；花荣留之，宋江宜无不留；花荣要开枷，宋江宜无不开耳。乃宋江者，方且上援朝廷，下申父训，一时遂若百花荣曾不得劝宋江暂开一枷也者。而于是山泊诸人，遂真信为宋江之枷，必至江州牢城方始开放矣。作者恶之，故特于揭阳岭上，书曰“先开了枷”；于别李立时，书曰再带上枷；于穆家门房里，书曰“这里又无外人，一发除了行枷”；又书曰“宋江道：‘说得是。’当时去了行枷”；于逃走时，书曰“宋江自提了”枷；于张横口中，书曰“却又项上不带行枷”；于穆弘叫船时，书曰“众人都在江边，安排行枷”；于江州上岸时，书曰宋江方才“带上行枷”；于蔡九知府口中，书曰“你为何枷上没了”封皮；于点视厅前，书曰“除了行枷”。凡九处，特书行枷，悉与前文花荣要开一段遥望击应。嗟乎！以亲如花荣而尚不得宋江之真心，然则如宋江之人，又可与之一朝居乎哉！

此篇节节生奇，层层追险。节节生奇，奇不尽不止；层层追险，险不绝必追。真令读者到此，心路都休，目光尽灭，有死之心，无生之望也。如投宿店不得，是第一追；寻着村庄，却正是冤家家里，是第二追；掇壁逃走，乃是大江截住，是第三追；沿江奔去，又值横港，是第四追；甫下船，追者亦已到，是第五追；岸上人又认得梢公，是第六追；舡板下摸出刀来，是最后一追，第七追也。一篇真是脱一虎机，踏一虎机。令人一头读，一头吓，不惟读亦读不及，虽吓亦吓不及也。

此篇于宋江恪遵父训，不住山泊后，忽然闲中写出一句不满其父语，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语。皆作者用笔极冷、寓意极严处，处处不得漏过。

话说当下宋江，不合将五两银子赏发了那个教师。只见这揭阳镇上众人丛中，钻过这条大汉，睁着眼喝道：“这厮那里学得这些鸟枪棒，来俺这揭阳镇上逞强！我已分付了众人休睬他，你这厮如何卖弄有钱，四字骂宋江，确。把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的威风！”宋江应道：“我自赏他银两，却干你甚事？”那大汉揪住宋江，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敢回我话！”宋江道：“做甚么不敢回你话？”那大汉提起双拳，劈脸打来，宋江躲个过。那大汉又赶入一步来，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，写宋江要放对，下却不必宋江放对，笔路活泛。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从人背后赶将来，一只手揪住那大汉头巾，一只手提住腰胯，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，踉跄一交，颠翻在地。偏写颠得不甚费力，与“揭阳镇上威风”句击应。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，又被这教头只一脚，踢翻了。偏翻两次，与“揭阳镇上威风”句击应。两个公人劝住教头，那大汉从地下爬将起来，七个字写得羞极，为下文地。看了宋江和教头说道：“使得使不得，教你两个不要慌！”一直望南去了。一纵。

宋江且请问：“教头高姓？何处人氏？”教头答道：“小人祖贯河南洛阳人氏，姓薛，名永。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，为因恶了同僚，不得升用，子孙靠使枪棒卖药度日。江湖上但呼小人‘病大虫’薛永。不敢拜问：恩官高姓大名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姓宋，名江，祖贯郟城县人氏。”薛永道：“莫非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薛永听罢便拜，宋江连忙扶住道：“少叙三杯如何？”薛永道：“好！正要拜识尊颜，却为无门得遇兄长。”慌忙收拾起枪棒和药囊，同宋江便往邻近酒肆内去吃酒。只见酒家说



道：“酒肉自有，只是不敢卖与你们吃。”分付酒家不卖，凡四叙，却段段变换，学《国策》“城北徐公”章法。宋江问道：“缘何不卖与我们吃？”酒家道：“却才和你们厮打的大汉，已使人分付了：第一段作两节说。若是卖与你们吃时，把我这店子都打得粉碎。我这里却是不敢恶他，这人是此间揭阳镇上一霸，谁敢不听他说？”宋江道：“既然恁地，我们去休，那厮必然要来寻闹。”薛永道：“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，一两日间，也来江州相会。兄长先行。”宋江又取一二十两银子与了薛永，一路写宋江好处，只是使银撒漫，更无他长，是作者笔法严冷处。辞别了自去。宋江只得自和两个公人也离了酒店，又自去一处吃酒。那店家说道：“小郎已自都分付了，我们如何敢卖与你们吃？第二段作一节说，却将下句倒作上句。你枉走，甘自费力，不济事！”宋江和两个公人都做声不得，连连走了几家，都是一般话说。第三段省。三个来到市梢尽头，见了几家打火小客店，正待要去投宿，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。宋江问时，都道：“他已着小郎连连分付去了，不许安着你们三个。”第四段换一句。

当下宋江见不是话头，三个便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上走。看看见一轮红日低坠，天色昏暗，宋江和两个公人心里越慌。三个商量道：“没由来看使枪棒，恶了这厮。如今闪得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，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？”只见远远地小路上，望见隔林深处射出灯光来。此一折，谓是一救，反是一跌，真乃匪夷所思。○先说是“小路上”，便与江岸相引。宋江见了道：“兀那里灯光明处，必有人家。遮莫怎地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公人看了道：“这灯光处又不在正路上。”再插一句不是正路，务与江岸相引。宋江道：“没奈何！虽然不在正路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却打甚么不紧？”

三个人当时落路来，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大庄院来。宋江和两个公人来到庄院前敲门。庄客听得，出来开门道：“你是甚人，黄昏夜半来敲门打户！”宋江陪着小心答道：“小人是犯罪配送江州的人。今日错过了宿头，无处安歇。欲求贵庄借宿一宵，来早依例拜纳房金。”庄客道：“既是恁地，你且在这里少待。等我入去，报知庄主太公，可容即歇。”庄客入去通报了，复翻身出来，说道：“太公相请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到里面草堂上，参见了庄主太公。太公分付教庄客领去门房里安歇，就与他们些晚饭吃。只一笔便打发到门房，极其径净者，所以便于那汉归来也。庄客听了，引去门首草房下，点起一碗灯，教三个歇定了；取三分饭食羹汤菜蔬，教他三个吃了。庄客收了碗碟，自入里面去。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这里又无外人，一发除了行枷，“这里又无外人”六字，追入宋江心里，真是如镜之笔。快活睡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宋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当时去了行枷，闲中无端出此一笔，与前山泊对看，所以深明宋江之权诈也。○写宋江答公人，偏不答别句，偏答出此三个字，便显出前文“国家法度”之语之诈。○此书写宋江权诈，俱于前后对照处露出。若散读之，皆恒事耳。和两个公人去房外净手，看见星光满天，妙笔。○此四字先从闲中一点。○既不甚亮，又不甚暗，在此夜事情恰好。又见打麦场边屋后是一条村僻小路，闲中先看出，妙。不然，后文如何忽然生得出来。宋江看在眼里。三个净了手，入进房里，关上门去睡。宋江和两个公人说道：“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，留俺们歇这一夜。”正说间，听得里面有人，九字。与第二节九字作章法。点火把来打麦场上，一到处照看。陡然矗出奇峰，却只先作

一影。妙笔妙笔。宋江在门缝里张时，见是太公引着三个庄客，把火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对公人道：“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，件件定要自来照管。这早晚也不肯去睡，琐琐地亲自点看。”闲中无端忽然插出宋江不满父亲语，暗与人前好话相射。热攒冷刺，妙不可言。

正说间，只听得外面有人九字，与上文作章法，中间只换一外字。叫“开庄门”，奇文。【眉批】第一吓。庄客连忙来开了门，放入五七个人来。为头的手里拿着朴刀，单见刀。背后的都拿着稻叉、棍棒。单见叉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张看时，“那个提朴刀的，正是在揭阳镇上要打我们的那汉。”再看方看出来。○险绝之想，奇绝之笔。宋江又听得那太公问道：“小郎，你那里去来？和甚人厮打，日晚了，拖枪拽棒？”那大汉道：“阿爹，不知哥哥在家里么？”忽然增出一个“哥哥”。太公道：“你哥哥吃得醉了，去睡在后面亭子上。”那汉道：“我自去叫他起来，我和他赶人。”太公道：“你又和谁合口？叫起哥哥来时，他却不肯干休。写得增出之人倒又利害，妙笔。你且对我说这缘故。”那汉道：“阿爹，你不知：今日镇上一个使枪棒卖药的汉子，叵耐那厮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，便去镇上撒科卖药，教使枪棒。被我都分付了镇上的人，分文不要与他赏钱。补叙出前文所无。不知那里走一个囚徒来，那厮做好汉出尖，把五两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威风。我正要打那厮，却恨那卖药的脑揪翻我，打了一顿，又踢了我一脚，至今腰里还疼。我已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，不许着这厮们吃酒安歇，补叙前文所无。先教那厮三个今夜没存身处。随后吃我叫了赌房里一伙人，赶将去客店里，拿得那卖药的来，尽气力打了一顿，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。补叙前文所无。明日送去江边，捆做一块，抛在江里，先是一个馄饨。出那口鸟气！却只赶这两个公人押的囚徒不着，前面又没客店，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。又是远不千里，近只目前。绝倒之笔。我如今叫起哥哥来，分投赶去，捉拿这厮！”太公道：“我儿休恁地短命相！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，却干你甚事！你去打他做甚么？可知道着他打了，也不曾伤重，快依我口便罢。休教哥哥得知，你吃人打了，他肯干罢？又是去害人性命！偏将未出现者，倒说得利害，令文情险绝。你依我说，且去房里睡了。半夜三更，莫去敲门打户，激恼村坊，你也积些阴德。”那汉不顾太公说，拿着朴刀，径入庄内去了。文情险怪之极，读之如逢奇鬼。太公随后也赶入去。

宋江听罢，对公人说道：“这般不巧的事！怎生是好？却又撞在他家投宿，我们只宜走了好。倘或这厮得知，必然吃他害了性命。便是太公不说，庄客如何敢瞞？”此处既有太公，宋江便可不走；然不走，则安得下回奇文耶？特写出一个必走之故，妙绝。两个公人都道：“说得是，事不宜迟，及早快走！”宋江道：“我们休从门前出去，掇开屋后一堵壁子出去罢。”净手时看得，遂令此际得便。用笔既妙，即叙事省力，不可不知此法也。两个公人挑了包裹，宋江自提了行枷，“国家法度”，奈何如此？○自花荣开枷，宋江不肯后，接手便将枷来写出教番通融，深表宋江之诈也。便从房里挖开屋后一堵壁子。三个人便趁星光之下，妙笔。望林木深处小路上只顾走。正是慌不择路，走了一个更次，“一更”作提，“五更”作结，妙笔。望见前面满目芦花，一派大江，滔滔滚滚，正来到浔阳江边。出一虎机，踏一虎机，令读者吃吓不暇。○第一逼。【眉批】第二吓。只听得背后喊叫，火把乱明，吹风胡哨赶将来。第二逼。【眉批】第三吓。宋江只叫得苦道：“上苍救一救则个！”三人躲在芦苇丛中，望后



面时,那火把渐近,第三逼。○既作险笔,便令险杀。三人心里越慌,脚高步低,在芦苇里撞。前面一看,不到天尽头,早到地尽处:一带大江拦截,不重此半句,只重下半句耳,此半句已在上。侧边又是一条阔港。再加一句,见更不可走。○第四逼,真是险杀。【眉批】第四吓。宋江仰天叹道:“早知如此的苦,从直住在梁山泊也罢!在宋江是急时真话,在作者是闲中冷笔。谁想直断送在这里!”

宋江正在危急之际,只见芦苇丛中,悄悄地忽然摇出一只船来。谓是一救,又是一跌。匪夷所思,奇至于此。宋江见了,便叫:“梢公,且把船来救我们三个!俺与你几两银子!”虽是急时相求,亦写卖弄银子。那梢公在船上问道:“你三个是甚么人?却走在这里来?”宋江道:“背后有强人打劫我们,一味地撞在这里。你快把船来渡我们,我多与你些银两!”一路写宋江只是以银子出色,是此回一篇之眼,不得不与标出。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拢来,三个连忙跳上船去。一个公人便把包裹丢下舱里,轻轻四字,又引出下文来。一个公人便将水火棍揜开了船。写忙乱如画。那梢公一头搭上橹,一面听着包裹落舱有些好响声,心中暗喜。前跌犹轻,后跌至重。奇文险笔,使读者吃吓不尽。把橹一摇,那只小船早荡在江心里去。

岸上那伙赶来的人早赶到滩头,可骇。有十数个火把。为头两个大汉,各挺着一条朴刀;随从有二十余人,各执枪棒,口里叫道:“你那梢公,快摇船拢来!”可骇。宋江和两个公人做一块儿伏在船舱里,说道:“梢公,却是不要拢船!我们自多谢你些银子!”只是卖弄银子。那梢公点头,只不应岸上的人,把船望上水“咿咿哑哑”的摇将去。试问看官,将谓是救,将谓是跌?真是推测不出。那岸上这伙人大喝道:“你那梢公,不摇拢船来,教你都死!”可骇。那梢公冷笑几声,也不应。此是第一段,下又忽然变出问姓来,一发可骇之极。岸上那伙人又叫道:“你是那个梢公?问那个梢公。直恁大胆,不摇拢来!”那梢公冷笑应道:“老爷叫做张梢公,是张梢公。你不要咬我鸟!”岸上火把丛中那个长汉再画一笔。说道:“元来是张大哥,你见我弟兄两个么?”乃是一路,一发可骇。【眉批】第五吓。那梢公应道:“我又不瞎,做甚么不见你?”果是一路,一发可骇。那长汉道:“你既见我时,且摇拢来和你说话。”吓杀,吓杀!那梢公道:“有话明朝来说,趁船的要去得紧。”极慌忙中,忽作趣语,令人又吓又笑。○此是第二段,入下又换出梢公本意,使读者一发吓杀。那长汉道:“我弟兄两个,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。”骇笔。那梢公道:“趁船的三个,都是我家亲着,衣食父母。奇谈骇笔。请他归去,吃碗‘板刀面’了来!”奇谈骇笔。那长汉道:“你且摇拢来,和你商量。”骇笔。那梢公道:“我的衣饭,倒摇拢来把与你,倒乐意!”第三段,写梢公决不肯拢来,其文愈骇也。那长汉道:“张大哥,再叫一句,写出相求之极。不是这般说!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。此句分明说不要你衣饭,单要你囚徒。你且拢来!”那梢公一头摇橹,再画一笔。一面说道:“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,却是不摇拢来,倒吃你接了去!决不摇拢来矣。虽然,读者真骇绝也。你两个只得休怪,改日相见!”宋江呆了,不听得话里藏阍,妙。在船舱里悄悄的和两个公人说:“也难得这个梢公救了我们三个性命,妙。又与他分说。妙。不要忘了他恩德,却不是幸得这只船来渡了我们!”

却说那梢公摇开船去,离得江岸远了。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,火把也自去芦苇

中明亮。如画之笔。○不便说去了，为下文留步也。○将谓又离一虎机，不知正踏一虎机。奇文怪笔，层叠而起。宋江道：“惭愧！正是：‘好人相逢，恶人远离。’”梢公闻之，能无失笑？且得脱了这场灾难！”如那场何？只见那梢公摇着橹，口里唱起湖州歌来，唱道：

老爷生长在江边，不爱交游只爱钱。七字妙绝。○太上，不爱钱，只爱交游；其次，爱钱以为交游之地；又次，爱交游以为钱之地也。夫不爱钱只爱交游，是非宋江之所及也。若云爱交游以为钱地，则亦非宋江之所出也。今日宋江，则正所谓以钱为交游地者耳。乃梢公忽云：只爱钱，不爱交游。然则宋江一路撒漫使银，悉作唐捐矣乎？只此一句，便令宋江神绝心死，政不须又用“板刀面”也。○俗本讹。昨夜华光来趁我，临行夺下一金砖。骇人语。

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，都酥软了。宋江又想到：“他是唱耍。”且作一纵。三个正在舱里议论未了，只见那梢公放下橹，骇绝。说道：“你这个撮鸟，两个公人，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，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！你三个却是要吃‘板刀面’，奇语。却是要吃‘馄饨’？奇语。”宋江道：“家长休要取笑！怎地唤做‘板刀面’？怎地是‘馄饨’？”那梢公睁着眼骇绝。道：“老爷和你耍甚鸟！若还要吃‘板刀面’时，奇语。○“若要吃”三字，奇绝可笑。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，在这艘板底下。我不消三刀五刀，我只一刀一个，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！你若要吃‘馄饨’时，奇语。你三个快脱了衣裳，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！”宋江听罢，扯定两个公人，说道：“却是苦也！正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！”那梢公喝道：“你三个好好商量，快回我话！”宋江答道：“梢公不知：我们也是没奈何，犯下了罪，迭配江州的人。你如何可怜见，饶了我三个！”那梢公喝道：“你说甚么闲话！临死讨饶，谓之“闲话”，可发一笑。饶你三个？我半个也不饶你！饶“半个”，又作何用？老爷唤作有名的‘狗脸张爷爷’，来也不认得爹，去也不认得娘！出色骇语，出色奇语。你便都闭了鸟嘴，快下水里去！”宋江又求告道：“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财帛衣服等项，尽数与你，只饶了我三人性命！”那梢公便去艘板底下，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来，大喝骇绝。○险笔至此，真令读者有死之心，无生之气。道：“你三个要怎地？”宋江仰天叹道：“为因我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犯下罪责，连累了你两个！”临死犹为此言，即《孟子》所谓“久假而不归，恶知其非有也”。那两个公人也扯着宋江道：“押司，罢，罢！我们三个一处死休！”那梢公又喝道：“你三个好好快脱了衣裳，此又一喝，似催速跳，然其实反借“脱衣裳”三字，腾挪出下文救兵来：须知良工心苦处。跳下江去！跳便跳，不跳时，老爷便剁下水里去！”

宋江和那两个公人抱做一块，望着江里。四字住得妙。只是上半句，但未及有下半句耳。写出一时迅速之极。只见江面上“咿咿哑哑”橹声响，奇文层叠而出。梢公回头看时，俗本作“宋江回头看”。一只快船飞也似从上水头急溜下来。古本“急溜”二字，便写出船到之速。俗本改作“摇将”二字，谬以千里。船上有三个人：一条大汉，谁？手里横着托叉，立在船头上；梢头两个后生，谁、谁？摇着两把快橹。星光之下，妙笔。○四字之妙，正是苦不甚明，又不极暗。早到面前。那船头上横叉的大汉便喝道：“前面是甚么梢公，敢在当港行事？船里货物，见者有分！”仍作骇人语，不便露出救兵行径来，妙绝。这船梢公回头看了，慌忙应道：“原来却是李大哥，李什么？急急！我只道是谁来！大哥又去做买卖，只是不



曾带挈兄弟。”此句正紧对其“见者有分”一句也，活画出“狗脸张爷爷”来，活画出“不爱交游只爱钱”面目来。大汉道：“张家兄弟，你在这里又弄这一手！船里甚么行货，有些油水么？”梢公答道：“教你得知好笑：我这几日没道路，又赌输了，没一文。正在沙滩上闷坐，岸上一伙人赶着三头行货，来我船里，却是两个鸟公人，解一个黑矮囚徒，揭阳岭上闷而后说，浔阳江中不闷自说。只“黑矮”二字，用笔不同如此。正不知是那里人。他说道送配江州来的，却又项上不带行枷。处处写出宋江“不带行枷”，与山泊欺花荣一段击应。赶来的岸上一伙人，却是镇上穆家哥儿两个，梢公姓张，来船姓李，岸上两个姓穆，姓则都知之矣，名则都不知也。定要讨他。我见有些油水吃，我不还他。”船上那大汉道：“咄！一字，如闻其声。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？”半日如逢无数奇鬼，读至此句，忽然眼前一亮。宋江听得声音厮熟，便舱里叫道：“船上好汉是谁？救宋江则个！”那大汉失惊道：“真个是我哥哥，上文险极，此句快极。不险则不快，险极则快极也。早不做出来！”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，星光明亮，此十一字妙不可说，非云星光明亮，照见来船那汉，乃是极写宋江半日心惊胆碎，不复知天地何色；直至此，忽然得救，夫而后依然又见星光也。盖吃吓一回，始知之矣。那船头上立的大汉，正是混江龙李俊；背后船梢上两个摇橹的，一个是出洞蛟童威，一个是翻江蜃童猛。

这李俊听得是宋公明，便跳过船来，口里叫苦道：“哥哥惊恐！若是小弟来得迟了些个，误了仁兄性命！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，棹船出来江里，赶些私盐，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难！”那梢公呆了半晌，做声不得，与上“狗脸”三句映衬。方才问道：“李大哥，这黑汉便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李俊道：“可知是哩！”那梢公便拜道：“我那爷爷，你何不早通个大名，省得着我做出歹事来，争些儿伤了仁兄！”却又“只爱交游不要钱”也。宋江问李俊道：“这个好汉是谁？请问高姓。”半日有叫张大哥，有叫张兄弟，他又自叫张爷爷，“张”字之多，非一遍矣。此处宋江忽然又问高姓，活画出前文吓极。李俊道：“哥哥不知：这个好汉，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，姓张，将“姓张名横”四字，分作两段，所以深写宋江吓极，不闻张大哥、张爷爷、张兄弟多遍“张”字也。俗本讹。是小孤山下人氏，单名横字，绰号‘船火儿’，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‘稳善’的道路。”言之可伤。○以极险恶事而谓之“稳善”，岂非以世间道路更险恶于“板刀面”耶？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。当时两只船并着，摇奔滩边来，缆了船，舱里扶宋江并两个公人上岸。李俊又与张横说道：“兄弟，我常和你说：可见李俊。天下义士，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。今日你可仔细认着。”张横敲开火石，点起灯来，照着宋江，扑翻身又在沙滩上拜，星光中来，不好又是星光中去，则必敲火点灯，照着同行矣。乃作者文心，只一点灯亦不肯轻率便写，又必随手生出李俊使张横仔细认宋江来。写得一个点灯，何等笔墨淋漓，真正才子之笔。道：“望哥哥恕兄弟罪过！”

张横拜罢，问道：“义士哥哥，为何事配来此间？”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说了，今来送配江州。张横听了，说道：“好教哥哥得知：小弟一母所生的亲弟兄两个，长的便是小弟。我有个兄弟却又了得，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，没得四五十里水面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，水里行一似一根白条，更兼一身好武艺，因此人起他一个异名，唤做‘浪里白条’张顺。当初我弟兄两个，只在扬子江边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。”宋江道：“愿闻则个。”